

乾隆元年仲秋新鐫



襄城縣錫公耿先生手著

四書讀註提耳

屏山堂藏板



耿問翁四書讀註提耳序

遵集註　功令也無集註則觀書與為文無所依據故雖有奇才異敏無能悖註者予謂註之宜遵人所知也知遵註而或至悖註則非其意之欲悖實其勢之不能不悖也何則朱子會白文之精義以註白文學者不能

會集註之精義以讀集註集註之義
蘊不出以致白文之神理不明毫釐
千里皆讀註之無法耳朱子註書不
拘一例四面八方無不周到納而計
之有斷論者有推原者有會叢言之
意者有找白文之前而追說其由來
者有從白文之後而補足其義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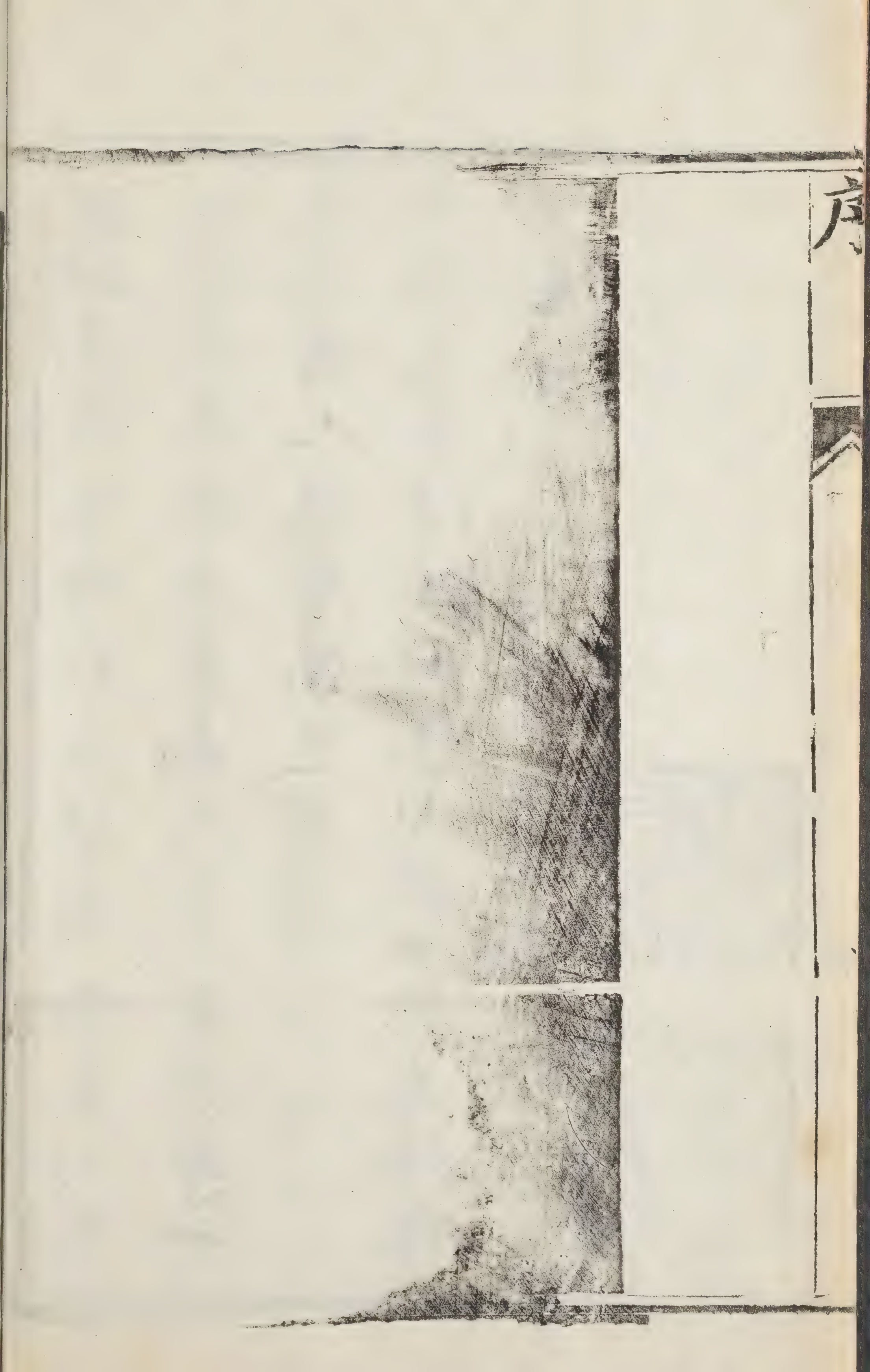
有先取下文之意而豫解於前者有解白文之言而非白文之所明言者有解白文之意而并及言外之意者有兩章語同義異而各解之者有兩章語異義同而互證之者有各章字同句同而所指有淺深偏全之不一者有論理本重而非章意之所重論

理本輕而非章意之所輕者凡此之類章章各別不得讀註之法一槩比而同之或混而用之聖賢之語氣不分朱子之意旨不著意欲遵註而爲能不悖註耶令讀 閒翁耿先生所著四書提耳或直詁曲釋或分註摠疏或摠絜碎解或隨敘帯解逐処指

釋使朱子体會白文旨心活現絲上是真能曲盡其意蘊者乎語云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先生此書即讀註之繩墨規矩也無是以体朱註以解白文理明義析觀書為文何至有悖註之失乎然則先生誠考亭之功臣也聞先

生居講席者四十餘年其學博通經史究極天人蓋於此道三折肱矣其從遊諸士遵信師說謹録梨棗以永其傳而其子又能讀父書不忘遺訓則先生之嘉惠後學者詎可涯量哉至若先生之時藝清切簡要力掃陳言其古文遺稿亦絶去雕飾典雅質

醇知先生可傳於後世者尚多而予
之知先生猶未盡也又寧僅提耳[illegible]
書足為人服膺而已哉時
乾隆元年仲秋上浣栢城岀才高珍拜
題



四書提耳補刻序

提耳一書予太高祖手著也玩白文釋集註一生精力畢瘁於此板鋟於乾隆元年久已膾炙人口士林寶之都城名公鉅儒亦深加襃賞謂闡發聖學誠紫陽之功臣講義中推白眉焉乃同治元年孟夏皖捻猝至倉皇奔逃未及攜去

晩見烈焰燭天憂慮焦灼而無可如何焚香跪禱以冀彼蒼之眷佑冦退急歸檢視損壞數十餘塊焚燬數十號慼慼惴惴予小子罪已擢髮難數矣復何言即載運山砦珍藏窖室故兵燹屢經賸者猶幸無恙庚午春地方肅清正擬補刻之舉適占魁樊表弟與炳南族弟到

舍願覓棗梨不辭勞瘁予遂命男灼然校對族弟象晉族姪金玉堂姪孫錦襄分繕清楚擇日付梓族弟瀾光書田毓芳亦時時照理匝月間補刻完好庶先人之手澤常存予亦少贖前愆於萬一且以見聖賢有靈而太高祖數十年苦心得意之處鬼神亦默爲呵護也工竣

日特綴數言以誌驚喜之意云爾

來孫　捷謹識

旹

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仲春上浣

讀註提耳例言

看書宜遵集註。或問語類大全等書。固皆發明註理。然義多旁出。不必盡按語脉。是書意在醒出朱子解書竅要。凡諸書旁發經義者。槩不敢摭入。

集註解書有直詁者、有曲釋者、有分詮于前而總疏于後者。有總挈于上而碎解于下者。有隨叙隨解往而不留者。有遺貌取神、字隱意露者。有白文數句約成一二句解者。有白文一字或一句推闡數句數十句解者。此書逐處指出。乃見朱子體會白文至今如聞謦欬也

論孟篇目。定自古昔。而孟雖亦有章句字、但因紙簡繁多、故每篇分爲上下、非有義意也、與學庸之章句不同朱子但依篇集解。故標曰朱某集註。若學庸·分章別句。則始自朱子大學經一章。前引後跋皆大字單行尊經也。其傳十章分章亦皆大字。而疏解傳義則細字雙行卑傳也。中庸四大支分章皆大字單行尊支也。其餘分章亦用大字而章下疏解則細字雙行卑節也。天尊地卑高下以陳。故兩書皆自標曰朱某章句。讀者習而不察關目名色。且不及辨。而況義蘊乎。蓋學之不講也。其已久矣。

集註有一字存兩解者。如大學註諟字。既曰猶此。又存審字中

庸註體字內詮既曰設身察心。又存呂註猶吾四體。論語既云不久得位。又存或曰天使失位一條。諸如此類在朱子謂理亦各通。而行文則萬難參雜。朱子嘗自評曰前說爲勝。故坊刻此點集註。既已逐處指明。而是書則欲前註刻以陰文。旁義刻以陽文。至章外觸類旁通之語。亦刻陽文。葢欲初學不致騎墻。非敢放胆彝文也。閱者諒之。

朱子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而許文正信小學如神明。近世以兩漢八家爲贍博。以詩賦書畫爲名士。語及小學四書則厭而迂之。殆所謂舍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歟。斯言近于

玩世。然學校之衰。率皆由此。後學果能體會小學。更篤志四書。則古人小成大成之儒業在是矣。雖腹儉文澁何傷。一部四書皆此修己治人日用同然之理。而學人或高視等于帝天。或卑視屑爲凡近。是將謂顏子之卓立別有奇奧。而且疑中庸不可能爲誑語耶。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埰於此味竊嘗一染指矣。勿謂此書盡藝語也。

問翁錫公氏默埰識 時年六十有九

讀註提耳弁言

屈指舌耕。已歷四十餘載。康熙壬戌、余年二十有五、是歲、分覺年饑、因訓蒙於紫雲山岩、距今雍正丙午、四十四載矣、今古詩文、以及醫卜雜書。雖頗涉獵。然非所好也。惟此四書集註章句。自童年講習。又兼數十年指授生徒。黍典、近聖、汝濱、潁濱、希賢、四書院教事、此外復館六處、覺有一得。可公後學。爰於批點集註、康熙丙寅丁卯、館潁北周氏、其所著學庸語錄門人周書周紹集錄、趙伯鳳朱一齋補錄、外。復著此書。顏曰提耳。蓋恐、淥學

童蒙粗疏讀註。欲其顧名思義云爾。若謂埰於四子書亦能抗顏講義也。則吾豈敢。丙午春三月大學稿成。因述其緣起於首。

中州襄城耿　埰錫公氏識

受業門人趙伯鳳來儀氏較閱

男　弘道子能　凝道德甫　論道曰三
　　兆道漢東　出繼承道敬齋
敬梓

大學章句序

論孟、雜記各項事迹。不讀序、則無以見兩人之行狀。學庸各說一宗義理。不讀序、則無以見兩書之旨要。然論孟序、尚是檃括史記。學庸兩序則朱子之心裁也。近人好著書、琢謂只看他一序。則其理之醇駁、與其識之高下。已如見肺肝。後學誠悉心讀此兩序。便兩書得其綱要。而朱子之學識文焰。已可見矣。

大學之書。此一句是序之本義。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此二句是序中推說自此至非後世所能及、皆承古字推說五帝三代教人之法。反映大學之書句。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性善則不待學。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氣偏、則必需教。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性天是本然之理。教學是當然之功。

程子云儒者本天。序意蓋原于此。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承君而字。敎承師字。之以復其性繼性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謂君師。而司徒之職。書所謂敷五敎。典樂之官。書所謂敎胄子。所由設也。自天降生民至此。言五帝敎人之法。無大學之書。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由五帝以三王。接前法字。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總說大學小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敎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段補說小學。是大學基址。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排寫名目。皆所謂大人也。皆入大學。而敎之以窮理正心修己

明德。治人新民。之道。此段、言三代大學教人之法。

此又學校大學。小學。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自三代之隆、至此。言三王教人之法。亦無大學之書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承上小學及大學。教之之術其次第承上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節目承上洒掃等、小學之節目。窮理等、大學之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上面教字、是新民。此下轉入、明德。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指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夫以至此。統言三代教法之效。但五帝一段。效在前、法結在後。此段、法在前、效結在後。是文法變換處。而氣呼力

勁如河決下流。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凌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此從無大學之法轉入篇首大學之書句。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亦補小而此篇者指聖經一章。此下正賅序首大學之書句。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三綱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八目。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專指十傳。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此下便可接程氏兩夫子句。卻翻轉中說廢書之弊。與前五帝三代教法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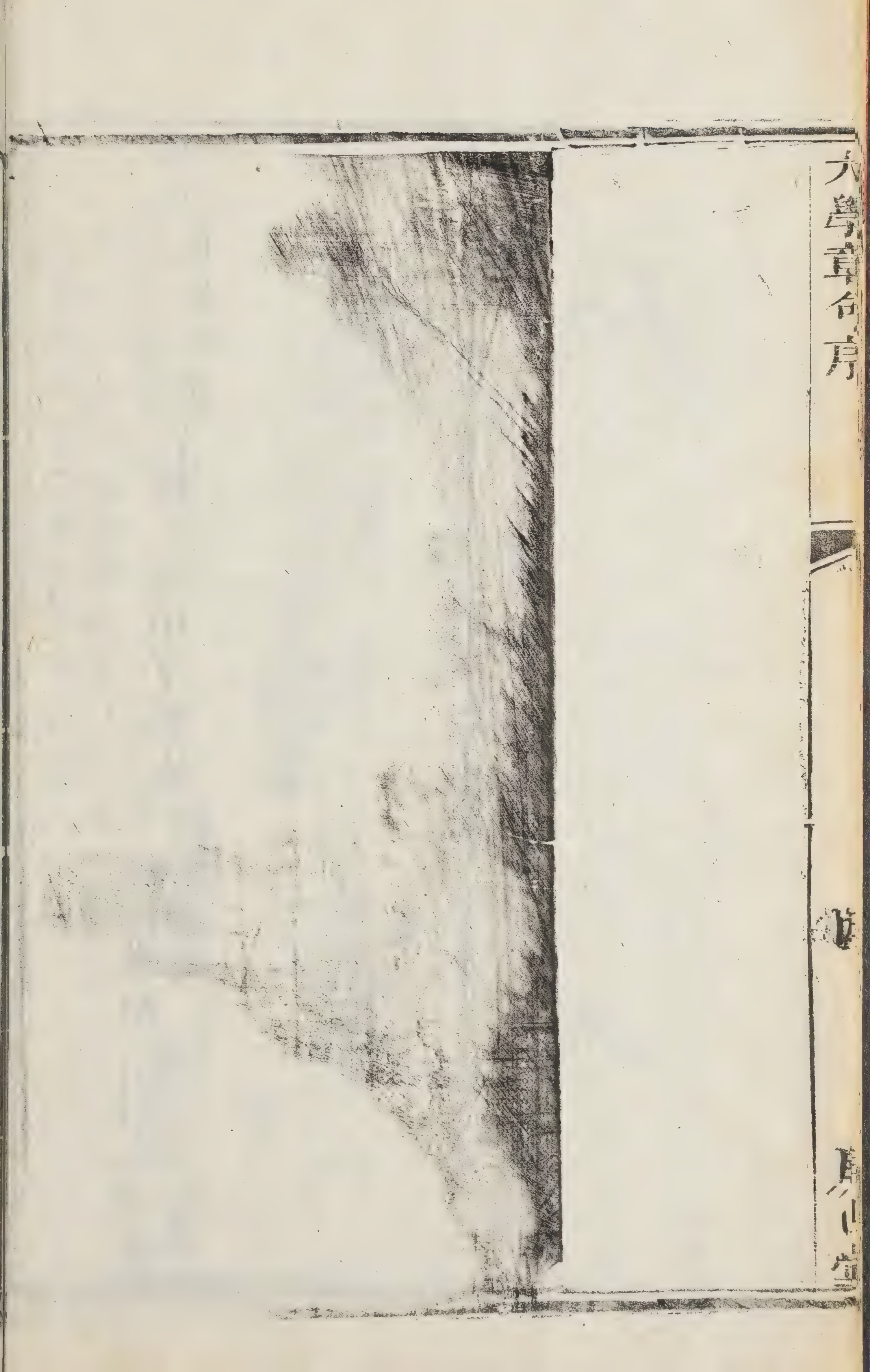
反對。有一唱三歎之致。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若漢晉馬鄭帚杜之流。詞章若六朝五代詩文。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釋老之徒。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蘇張申韓之類。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星相醫卜等書。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接入程子。是章句所由祖。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照孟子沒而傳泯句。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大學、中庸、舊在禮記四十九篇

內。至程子、始摘出另行。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法應前法字。聖經賢傳之指應前書字。兩項互串。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缺畧。序已作章句之意。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前序大學之書即帝王教人之法。後序已章句之作。即程子表章之意。理其體大。可與經傳並傳萬古矣。

此序只以首三句爲章法。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所能及。單承古者教人之法。將大學之書埋住是貶題法。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言世無大學之教。猶賴有大學之書。將大學之書正點。是尊題法。末乃由程子、入自己。序作意[illegible]

之意。則大學之書明、而大學教人之法寓其中矣。須看其章調有折。只如一綫。

淳熙（宋南渡後、孝宗年號）己酉二月甲子新安（今江南徽州府婺源縣、）朱熹序。（時公年六十）



四書讀註提耳大學卷之一

耿埰手著

大學（經上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按韻書大字本徒蓋切音戴小之對也是實指義又他蓋切音泰大之至也是贊美義此書對小學言故宜如本音不從舊讀

朱熹章句（學庸原在禮記中一片寄寫其分章別句則肇自朱子故自標曰朱某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原其來歷）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指其功效）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格致誠正修是明德得止之次第。齊治平是新民得止之次第）而論孟次之。（以其無次第可據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序中記誦詞章等弊皆學不由是而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序言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民之俊秀、皆十五入大學。則與八歲所入之小學異矣。故曰大人之學也。此句總提、下分三扇。○道者當然之理。下註三當字、解三在字。即解此道字也。凡上綱下目之書、集註皆不空砍首句。却於目處倒繳出。先輩於此等題、皆不多做綱處。人以爲是成弘古格。不知理應如是。朱註已明示之矣。明明之也。上明字、讀斷、屬人功。故加一之字。明德者下明德連、讀。屬天理。人之所得乎天。是德字義。德者得也。而虛靈不昧。是心體。以具衆理是性。而應萬事者也是情。皆以虛靈不昧之心體、具之應之。故曰明德。○大學經傳皆重明德。章句云、具衆理、應萬事、則下面八目、皆函蓋於此矣。但爲氣稟所拘、是初來稟受。故曰拘。人欲所蔽、是後來牽引。故曰蔽。則有時而昏、此三句是反觀明德。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二句是亟轉明德。故學者承首句大學。當釋在字。即是道字。因其所發。本不息、則萌必發。如見入井而惻隱見、舜在而忸怩之類。而遂明。

之轉入上明字所謂明明之也。兼察識擴克。以復其初也只完全所得乎天者。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大學別無新民道理。故須繫承明德。又當第二箇在字。即道字。推以及人人字兼親疏遠近。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亦令其不為氣拘物蔽耳。止者必至於是未止不半塗。而不遷既止不轉移。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事各有理。而曰當然。曰極。則至善矣。言明明德新民雙承。皆當第三箇在字。即道字。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包下知止得止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總束結歸大學之道句。綱則挈綱。衣必持領。皆舉要之義。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后與後同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所字指明新。此節句句皆兼明新。卽至善之所在也。指所在之地。故不曰所當止之理。蓋伏定字也。卽領起知之下文。則志有定向。志者心之所之。心者志之所統。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以身言。慮謂處事明新之事。精詳。精則不粗淺。詳則不疎畧。得謂得其所止。歸結上文。○謂由知止而定靜安慮。各得止於至善也。其字指明新。定靜在未事之前。慮得在臨事之際。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承首節明新。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承次節知得。知得卽是承止善句以該明新耳。○明新經也。知得緯也。經者分列到底。緯則無項不貫。而此節以經中明新爲本末是對舉。以緯中知得

為終始。是交串子母相生。須詳其來歷。勿徒拘其迹像。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三綱領所謂道也。知所先而先明德、先知止。則不迷適道之路。知所後而後新民、後得止。則不躐造道之階。註只釋本末終始、及先後字。御而近道。不煩稱說矣。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首節之意。以明新歸到至善。次節之意。以知得包貫明新。此則結言其序也。○明新如棋盤。知得如人下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

卽是新天下之民。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不曰新民而曰明德。已寓修身爲本意。○齊家、治國。亦不過使之皆有以明其明德。而家國之民新矣。理備故註於齊治、不復

衍釋心者身之所主也。主字兼動靜。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單指心之動。實其心之所發兼好惡。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明新中事物。欲其極處明新中至善。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首節三綱分註三扇。此註八目並釋天下句。而家國則省其文。便見新民爲末意下註身心意知於誠意格致更詳其說。便見明德爲本意而篇末所云五章乃明善之要。六章乃誠身之本已揭於此矣。註書識於學者須要認取。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白文只倒轉上節字句。章句亦只倒換上節註語。便已生熟適別。文人到此。真如天不可階。截註首句此所謂知止爲始也。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物格了、便知至著。不得、可得字。以下則俱有可得義。而章句不備註者、亦詳於脩身爲本之意也。

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皆明德之條目、本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皆新民之條目。末也。所謂經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誠正脩、知明德之所止也。齊治平、知新民之所止也。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誠正脩、明明德得止之序也。齊治平、新民得止之序也。所謂緯也。本末終始。六並、點明。以起下文、收結。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天子之元子、天子也。凡民之俊秀、庶人也。以至、則包天子之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矣。義見序文、故不複註。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格致誠正、皆脩身以明明德。齊家以下、齊治

平。則舉此身。謂脩而錯之耳。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是也以修身爲本。只是以明明德爲本耳。此節並結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本字緊承末字則包家國天下。德不明、斷不能新民。所厚謂家也。治字包得廣厚是抽說見

情。一事、蓋舉末中不治之端。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節反結。三

以見本亂之害。非又重家也。綱八目。固是鐵板柱腳然次節、縮二、於一。而明新交貫其中。五

節以二統六。而知得各安其位參伍錯綜條理秩然真聖言也

右。讀斷。後做此。經一章。指上文。蓋疑辭。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傳語錄其爲曾子所述。

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指下文。則信辭。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也。以第六章插曾子曰、知其爲門人記曾子之意舊本頗有錯簡今

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指下文所發所謂朱某章句也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如後所引詩書之類若無統紀。零星援引。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痕迹俱化深淺始終。至爲精審。毫無滲漏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周武王援文王以告康叔之書克。能也。氣禀既無所拘。物欲又無所蔽。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商伊尹訓大甲之書顧。謂常目在之也。目偶向爲見。目正注爲視。常目在之。則爲顧。兼靜、存、動、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氣成形。而理亦賦。便是天命。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合到明德常目在之、重顧字。則無時不

明矣。貼明。明德。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虞時追序之書峻大也。體具衆理用應萬事。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非結書言結引書意皆言自明已德則經在明明德之義可知。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此朱子所

分章句也、後皆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沐髮浴浴體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古人器皆有銘。以取觸目警心

之義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變。關。議、方。如盤。銘。此先推原銘盤之故故銘其盤正、貼、盤銘。言日字誠能苟字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對未、新、說。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承巳、新、說。○註止兩疊。時文三扇分排者非。不可畧有間斷也此句又圓、滿、兩、疊、一氣之旨。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是作樂震動之聲。舞之是作樂發揚之容皆借以形振德之意。之謂作言振起作字其自新之民也。言民之自新。特在上鼓舞振作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自有部而邠。而岐而豐。皆是侯國。至於文王能

新其德。自新。以及於民。新民。○補明新命來歷。而始受貼維新天命也。貼其命○詩言命新、註言新命、蓋倒釋以醒詩意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之本。新民自新之用。皆欲貼無所不。止於至善也。至善即其極也已過入下傳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影至善意止居也。與首章止字異。故另釋

◎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虛引出當止意。先泛說物。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緡、聲之不已。蠻、聲之難析。丘隅岑山之峻。蔚木之多。虛、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包註。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引

出當知意。泛說人。○下三節、乃正說學者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不言大雅、為已註見上章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意非貌也。蓋已含大學心身矣。於歎

美辭。歎而美之。辭語也。緝繼續也。誠之不息。熙光明也。明之不蔽、皆指心體言。敬止言

其無不敬。緝熙、皆本於敬。而安所止也。卻不煩思勉。引此上二句詩而言、下文釋詩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包攝明新。以圓白文之意。五者乃其目。敬止之目。之大者也。尊卸五者以還白文之面。包諸完節義下是推說。○學者大學之人。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蘊在五者之中。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餘在五者之外。謂五倫尙少昆弟夫婦。則於天下之事。包新明。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承上究字推字。故但云知止。不遠言得止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色之秀。盛枝之茂。貌。興也。首二句爲興。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玉石、骨角。使成形質也。截註切、琢。是先其粗。磋以鑢鐋。磨以砂石。皆治物、玉石、骨角。使其滑澤也。截註磋磨。是後此精。治骨角者分點物字。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順註切磋琢磨以起有緒益精之意。皆言其治之有緒。先切琢、後磋磨。而益致其精也。既切琢。又磋磨。瑟嚴密之理無或間。之貌。僩武毅欲、不敢、侵。之貌。赫喧宣著赫也。盛大喧也。之貌。不分註者盛大、即在宣著上見。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格物致知。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恂慄戰懼也。內而敬慎。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外而端莊。引詩括詩辭。而釋之。括釋詩。以明明明德者單靠、明德之止◎

於至善。合到止至善。此總註明明德止於至善下是分註明德所以止於至善。道學自脩兼知行。言

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合內外。言其德容。合註表。威儀表裏。恂慄之盛

卒乃指其實盛德至善而歎美之也民不能忘。○有分有合。註字義註句、義註節、音。直如斧以斯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小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君

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指成王時上下言。此言前王承詩前王字。

所以包攝新民者。單靠新民止於至善。合、到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

不得其所。君子、小人、親賢樂利、俱指人。所以既沒世前字。而人思慕之愈久而

不忘也。合到不忘。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括上截二句。而言。包下截三句。聖人照吾字。能使。跟使字。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註無情者句之面。蓋我之明德既明。推原大畏句之由。點出明德為本。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註大畏句之面。故訟收訟字。不待聽翻聽字。而自無也。收無字。找上截影出民新意觀於此言。此字可以知知字本末之先後矣。知本是末句之面、然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本宜先。末宜後

矣。終始兼總本末。故不贅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領起五傳題目。以下序補傳緣故。而今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亡則宜補而不敢遽補也。故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程子之意見或問九條。補傳雖不襲其言。固皆取其意也。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傳首以致知在格物順領傳末以物格而後知至倒結。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此原格致之由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知物分提。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知物串反。○此言不格致之弊。是以大學始教、八目之首。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言格致之功。○以上傳致知在格物。以下傳物格而后知至。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物格。而吾心之全體明德大用新民無不明矣。是知至。○此言格致之效。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倒繳。○大學九傳、雖繁簡不同。皆是以意趣指點經旨。此章則依經立局。與原傳覺別。然意在詳示明善之要。自不必效其文體。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格物致知屬道學誠意正心修身皆屬自修而誠意則自修之首也各傳連說

此傳獨单領誠意以其為與知分界處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

却跟致知來而心之所發是意兼好惡有未實也知為善矣而好善之意未實知去惡矣而惡惡

之意未實也謙快也當念順適足也滿腔欣愜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是意之初動處言欲自修者知跟致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

力屬行不屬知而禁止其自欺使其直下不轉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惡臭之惡而求必得之好色之好以自直接不轉快足於

已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為人也醒自字然其用轉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先引出獨字故必謹之於此抑出真字以

審其幾焉謂審其意之方萌處。勿混致知。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爲誠身之本。故上章補傳、此章章句痛快懇到。示人之意切矣。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閒居獨處也。處字上聲。此獨字與上節獨字異。厭然消沮是於緣爲者。閉藏是於已爲者。則是非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正註首二句。而陽欲揜之。見君子二句。則不知補出知字。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正貼誠意。以至此耳。欲揜之下。便可接然欲揜三句。乃復束此四句。蓋謂道學當不得自修。此正小人自欺處。與上節知爲善句相

應。乃圓滿書意非註書句也。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人之視己三句。此即是誠中形外意。故不再衍註。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戒其自欺。而必謹其獨也。慎獨則不自欺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上文曾子傳誠意、意重慎獨。而其平口之言、有與慎獨相發明者、故引之。所謂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言雖幽獨之中、承上文獨字。而其善惡兼說之不可揜如此。括十手目指視。可畏之甚也。嚴字。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二句直衍白文。實主雙提則字能字。

見其相因之易。德則意無不誠、眞無惡而實有善者也。故（單承主一邊。）心（意之所由發者。）無愧怍。（不欺而謙、）是心廣之由。則廣大寬平。（兼體用。此心廣之面。）而（串說、）體常舒泰。（兼動靜。○心與意近故哉、鮮體。）眞意違故側串、德之潤身者然也（找點主位。）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眞小人節、惡之誠中形外相對、）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知不致、）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意不誠。○以上、申、鮮經文上二句、伏序、不可亂。）然或已明（知至）而不謹乎此、（意不誠。）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誠意是自修之）

首。故曰基。以上、申解經文下二句。伏功不可闕。故此章之旨。必承上章而通考之。傳之首句、单領誠意章句、却屢承致知。正是此義。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結經文上二句。而功不可闕。結經文下二句、如此云。指此上章句。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意是心之發。此四者、則心之用也。發字暫。用字久。少異而人所不能無者。先總挈四者之、心。是開。然一有之轉捩四箇有所是闔。而不能察誠意後、別無正心工夫。只在此察。故章句、兩節皆拈之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行於身者或

不能不失其正矣、收四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四個有所則心之虛靈不存、舊說分有心無心不若直承有所來。則無以檢其身、視聽食皆身也、不見不聞不知味、皆無以檢其身也。此二句已註完本節。是以君子必察乎此、仍拈察字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四句、是推補傳意、傳文皆反說其弊、章句則正、補其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心者身之主也。心不正、則不在。而此身視聽食之相、且胥失矣。況修身以明明德乎。首領所謂末結此謂緊相呼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此言欲正心、先誠意、仍是序不可亂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此言意誠而后心正、仍是功不可闕、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反掣五項此上是開然常人之情人字包五句。此下是闔。惟其所向五箇之其所而不加察焉

察字也。箇括兩知字。則必隔於一偏。五個辟字、而身不脩矣。繳到身不脩。好惡卽上親愛五項。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只是箇辟字。故章句不復衍。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以俗語証俗情。溺愛者不明。則好不知惡而惡者反好。貪得者無厭。則惡不知美、而美者反惡。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上節、總是箇偏。偏則子惡、苗碩、且莫之知。而反何以齊家乎。反說、以起下文反結之脈。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惟此一傳反結。蓋是明新分界處。大學是串連文字。與他書各自分章者不同。此上兩章、在誠意後。已真無惡、而實有善矣。忿懥四者親愛五者、只是失其正。隔於偏耳。非惡也。朱子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是也。宜依上下脈絡味之。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修身明明德之終也。齊家新民之首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修身是明明德之統宗。則家可教矣。齊家是新民之始事不言齊而言教者。修身以上皆學也齊家以下。則以學爲教耳。。白文其家三句。一反一正。只是一意而實義則在孝者三句。故章句只註下三項。而以不出家句倒繳則力省而勢適孝弟慈並孝。所以脩身連修身即是跟明明明德也。而教於家者也。黜教家截斷三句之上三字。爲所以字蓄勢。此是開。然而國黜國字、之所以總然三箇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下括三句之三頁之道不外乎此合到教家。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

下也此結不出家句蓋此三句只是申說誠一句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如保句而釋之包下三句又明立教之本孝弟慈也本節单言慈而孝弟包可見不假强為謂不學而能註完節義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是推說剷義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有國者機發動所由也上三句是說個如此此句只點出機字上文不須空衍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上節孝者三句是成教於國之理此節則教成於國之效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謂定之以藏身之恕也上六句是弭起語故章句不衍釋而但証有諸己四句此四句卽是箇恕字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將恕字立人上四句內不如是轉入不字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繳映上文喻曉也補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上文孝者節是家國相因之理一家仁節是家國相因之效恕字則家國相因之功也此節通結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指樹身言。兼兩義。蓁蓁美盛貌。亦兼兩義。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伏歸字。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上兩詩、家人兄弟、皆有指實。此詩空言其儀。故傳者以父、子、兄、弟、足、法、實之。○

三而、辰宗、跌、治、國、先齊、家、之、意躍、然。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上文皆言治國在齊家之事。此三引詩、只是咏歎上文之事。非有別義也。然或問言、亦有刑寡妻至兄弟、御於家邦之序也。亦宜知。）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結三詩也。而味包上文。故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貼身。）吾老也。（貼家。）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貼國民。）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字活。矩、字死。所以爲方也。惟方則平。故不言規。言此三者、截括孝弟慈。上行截括各句上三字。下效。截括各句下三字。捷於影響。三字。而所謂家齊。合說各句上三字。而國治也。合說各句下三字。束。住。家。國。引。入。天下。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引矩字、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引、絜字、道字、○此二句、承上、起下。是個過文。是以君子正入末句。必當因其所同。矩字、推以度物。絜字、使彼我之閒。各得分願。不僅與起。是道字、則上下四旁。照下節。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繳應首句。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賦惡）上之無禮於我（是矩）則必以此（所惡字）度下之心（是絜）而亦不敢（毋字）以此無禮使之。不欲（惡字）下之不忠於我（是矩）則必以此（所惡字）度上之心（是絜）而亦不敢（毋字）以此不忠事之。（詳註上三項）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包註下四項）則身之所處（上六項皆以身之所處而見。）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以絜矩而方。方則平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承上節興字落此節道字）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應上節註不可使不獲句）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聯章脉。）之要道也。（正束道字。）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包攝通章。）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正承絜矩而以民心所好所惡為己心。好之惡之則是愛民如子。對親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正賦此節是能絜矩者能得衆。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形高勢大赫赫即赫赫意師尹周大師註師字尹氏也。尹字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句人所瞻仰。句爾瞻不

可不謹。我詩意。入傳意。若不能絜矩。反承絜矩。而好惡。跟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僻字。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此節是不能絜矩者必失衆。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伏衆字。雖孝末二句衆字。寔承上兩節民字。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伏得國。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伏失國。道言也。引詩。此括上四句。而言此。包末二句。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樂只節註。已盡得衆得國意。節彼節註。已盡失衆失國意。此節只是引詩明點。非進一層說也。故此節註。不復衍釋。而但云總結之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矣。此上三節言絜矩在公好惡下文皆好惡中大端故章句於此節圓足傳意。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上文不可不愼愼好惡也德則好惡之所由出故曰先德卽所謂明德格致以知止誠正修以得止皆所以愼之也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人土上二句是德財過文。故註只借上文急點。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從德字急注財用便爲下文德財伏案。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是指示上意故不曰承而曰本。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爭鬬劫奪之民。皆貪財耳。而實原於君之外。本。內。末。以。施。之。敎。也。○此上詮完節義。盡財者單扣財字。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章脉而欲專之。照上句。則民亦起而爭奪矣。照下句。○此是找足章意。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點故字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正解上句。反是則有德財散而有人矣。民聚、包下句。反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是容意。明貨之出入也。是主位。証完節義。自先悖平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之是好惡中一端。以明能絜矩。慎德而有德有財財散民聚。與不能者內末而爭民施奪財聚民散貨亦悖出之得失也。伏下得失字。連上五節意起下總文結語。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不釋書義。下单解傳意。此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言民心之得失。而申言之。言天命之得失。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意在公貨財以絜好惡之矩則民心得而天命亦得矣。故日益深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與上下書字異義。故另釋。言不寶金玉。金玉末也。而寶善人也。善人本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註舅字。狐偃。補其名。字子犯。註犯字。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失國。爲公子未有爵土。故曰人出亡在外。故曰亡人。仁愛也。此仁字較下文雖仁人等仁字義淺。故另釋。事見檀弓。是對秦使言此時事。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本德也。德即明德。兩人見不及此。而其言則可以明不外本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娟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眞誠專一是兩義彥美士也聖通明也皆以德言

尚庶幾也娼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傳者引此只是以娼嫉一段立案前段乃是陪引意重下一節斷語不重此節案語也故章句畧解字義絕不呆詁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屛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娼嫉之人妨賢謂不能容有技彥聖而病國謂不能保子孫黎民○此單承上節娼嫉一段來則仁人必深惡伏下惡人而痛絕之包放流迸逐以其至

公無私人。貼仁故能得貼惟字能字。好惡之正如此也。纔此謂。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包本節盡知所愛見而舉惡見而退矣。而未能盡愛舉不能先惡退不能遠。

之道。蓋君子品行已正。而未仁者也。心猶有私返照上節仁字。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本因人性本善無惡來。故不曰情而曰性。

至於拂人之性。跌拂字。則不仁之甚者也。照上節未仁。此上註完節義。自秦誓

至此。諸講貼用人亦可。又皆以申言好惡公貼仁人節。私見賢二節。之極。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能公好惡。節南山不能公好惡。之意。統申上四節書意。是下文結語。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謂有失之一扇、故不以德言。道謂居其位而修己絜矩之體。治人絜矩之用。之術。法也、○大道、貼絜矩爲亮。胡雲峰之說、是也。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只是個誠心。誠則大道以此而得。驕者矜高泰者侈肆。只是個不誠之心。不誠則大道以此而失。

此因上文所引文王言民心之得失。康誥言天命之得失。之意而言。此言吾心之得失。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民心天命、皆本君心。蓋至此而天理存亡忠信則天理存。驕泰則天理亡。之幾決矣。幾言其所分之微。決言其所分之斷。○平天下新民之終也。而此傳從好惡說到德。說到仁。又說到忠信。則仍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意也。不如此看。則章句天理存亡等語。便覺皮厚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兼農工商賈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準位詐食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單說農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出不浮入則用之舒矣以上註句義此下註節旨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孝足字倒貫之道扣道字在乎務本生衆爲疾而節用食寡用舒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先慎五節將財貨說得太輕然平天下正不可無財但只在生之有道而不必以利爲利耳自此至終篇皆言財貨宜生不宜聚凡夾雜用人者非是章句總無用人名色此處尤不可攙入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使人各得便是散。以得民。得民則莫不尊親敬身發。不仁者亡身謂弒奪之禍以殖貨。殖貨則鹿臺鉅橋終非己有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明點好義以忠其上。忠字包嘴包終事。義因仁生。而民之輸力輸財皆義也。好義則財力皆所不惜。而財更輕於力。故註以好義緊轟兩項。以肖白文氣急處。所以事必有終而淺帶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不悖出則爲其財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

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大夫方不徒行。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兼兩義。用冰者也。喪得用冰。所以安殯者之、體。祭得用冰。所以盡生者之心。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滚、註、三項名位。不察、不畜、只是下文不。以。利。爲。利。耳。故不衍註。君子寧亡己之財。盗也。而不忍傷民之力。聚歛也。单東来臣之意。○自文聚歛在上。盗臣在下。註却倒解。以醒與其寧字語氣。故寧有盗臣而不畜聚歛之臣。以上皆獻子之言。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此節言不以利爲利之理。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者。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通節只是說一箇害字。而重言以結之。上節論理之是非。此節言事之禍福。語重而意異。其丁寧之意切矣。自古天下不平。多由財貨不能絜矩。故此五節雖言生財有道。而又深戒以利爲利。前註所云至篇末皆一意是也。不必夾雜用人。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首段好惡之得失。包下兩得失。皆是與民同好惡之意。末五節則言不專其利耳。章句總無用人名色。近世以此分扇。取其便於行文。相沿已久。仍之可也。但非章句本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

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總括全傳數耳。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分疏十章義旨。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意。○単說兩章係八目關鍵。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格致爲道學之全功。誠意是自修之首事。指明明德之急務也。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此書程子於禮記中摘出另行。朱子於章句內、諄復指示。後之學者、如欲聞正學真傳。舍是書無門徑矣。章句、是書之功臣也。鄙所著提耳亦章句之良僕也。竒先以待。寧患無知音耶。

大學提耳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正挈、下文皆是發明道學之傳。○宋自哲宗後、嚴禁道學、而此序張胆揭出、息邪說以正人心、大哉言矣、）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包攝五帝以前。）其見於經、（單入堯舜。）則允執厥中者、（點出中字。）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復點中字。）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此下申解益以三言之旨、以見中庸中字有由傳也。庸字、是申說中字。故序不並拈。）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總提心字。）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分挈人道。）則以其

或生於形氣之私。人心或原於性命之正。道心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此段先提危微之由。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精一則所以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此段反說不精一之弊。精則察夫二者危微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道心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段正說精一之功。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合到執中是精一之效。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

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不過一中。）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中字）而接夫道統之傳（點道字傳字引到孔曾接入子思。）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對上文君臣。）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點傳字。）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點傳字。）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顧前文點傳字。）更互演繹作爲此書（正點

中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前引虞書包函中庸之義。此疏中庸不外虞書之旨。所謂道學相傳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點傳字。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補孟

河接程子以起作章句之脈。與大學序同意。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點傳字。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接入自己。序章句愼重之意。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今之中庸章句。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

輯畧今石氏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共四大支。節解餘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顧前。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公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大學已具次第。故其序操縱以暢其勢。中庸不顯端倪。故此序貫疏以表其理。據虞書以伏中庸之案。據中庸以判虞書之旨。書意已自昭揭。其通篇則注意道學之傳四字。由帝王之君臣。而孔而顏曾而子思。則中庸接道學之緒。由孟子。而二程。而朱子。則章句衍道學之脉。語無紛飾。義有依據。其自任以所傳之重也如此。

四書讀註提耳中庸卷之一

耿埰手著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庸是串說中字。謂體用皆平常之理。不偏倚是體。無過不及是用。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二字。程子對舉。朱子串說。然定理即在正道上見。則語對而義未始不串也。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大學是爲學之次第。中庸乃傳道之心法。兩書存而學與道備矣。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天命之性。中散爲萬事。中間用殊。末復合爲一理。上天之載。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首末體一。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

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天不言故曰猶〕性即理也。〔宰乎事物為理。具於人心則為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陰陽五行是氣。所以陰陽五行者是理。氣之所聚形成而理亦賦焉。與命令何異。○此上註天命。〕於是人物〔三句皆兼人與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只承理說。〕以為健順〔本陰陽。〕五常〔本五行。〕之德。所謂性也。〔以上註謂性。〕率循也。道猶路也。〔通行之名。〕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註率性。〕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註謂道。此上二句。皆言理之自然。不雜乎氣質。故。不可轉。〕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

不能無過不及之差。雙承性道轉出氣稟。以引修字聖人對下君子。因人物之所當

行者。道字而品節之。修字以為法於天下。教字則謂之教。謂字若禮樂教之

具。刑政教之輔。之屬是也。以上分註。此下統疏。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

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

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此上從性道教反跌各句。上二字以醒謂字。故子思於

此首發明之。正合三謂字。而董子所謂道單結道字。以起下文。之大原出於天。

亦此意也。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然二之則不是。今味首句朱註。可以折此說之中矣。蓋性猶

水。舍器必不能予人以水。離氣則天何以命人以性乎。朱註必從二五說來。正使命字、有箇依據耳。氣成形而理亦賦焉。即二之則不是意也。但此性字、却是指稟乎氣而不雜乎氣者言。若呆說氣字。便侵得修道句矣。須善會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上節註道字曰路言其名目此節註道字曰理言其骨幹。皆性之德本於性。而具於心。宰於心此兩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橫說無時不然豎說此兩句言道之用。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上是註不可離之實此是點不可離之面。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顧上節次句。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包說。雖不見聞單說不睹不聞。亦不敢忽。括戒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含字。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纖不可離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在隱微外。上面暗處細事、皆有個獨知之地在。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先提獨字、操入隱微內。跌出莫見莫顯。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見顯而過於此者。兩莫字、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承上節。而於此獨字尤加謹焉。慎字、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貼獨字、含和字。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找隱微。謂人欲。以致離道之遠也。獨不謹則離道遠矣。但須臾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總註四字正面。下分未發既發。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是性之體。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是情之用。卽無過不及也。故謂之和。註上四句。大本者天命之性。照首節首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故曰大本。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照首節次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達道。道之用也。註下四句。此言性情之德。◎中性之德也。和情之德也。心統性情者也。此言人心各具中和。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在是矣。豈可離哉。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此節是本然性情。下節方說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漸進不息。而極之也。直窮到底。位者安其所也。指天地。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頂次節。而約之。向內約。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橫說。

而其守不失。竪說。則極其中以上是致中。而天地位矣。自文截說。章句分串。理足則不
嫌傷。說也。自謹獨頂三節、而精之向外精。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亦橫
貫。而無適不然。亦竪說。則極其和以上是致和。而萬物育矣。自字以至字皆排寫
致字之實。位育各以一句分帶。留在下文中解。蓋此下發明中和便位育之故天地萬物本吾一體。
總說。吾之心正。心者體之帥。致中則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以同此心也、故位。吾之
氣順。氣者體之充。致和則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以同此氣也、故育。言天地不言萬物者。萬物之
氣、不外天地之氣也。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謂君
子節聖人。初非有待於外。原本中和。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對前言聖人因人物
說。是其一體中、一用和、雖有動發、靜未發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性包道。中包和。致中包致和。位包育。故戒懼。是統體。工夫慎獨。是抽說一節。蓋謂此也。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謂致字雙包說。以結上文之意。謂上文戒懼慎獨之意。皆結在致字中。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篇內凡無子曰字者。皆子思之言也。此章突起。是爲子思之言。而此章領下子言十章。故此章雖子思之言。而實傳古聖人之意也。句意穩切不苟。首明道。道字是一書之樞。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節三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節上三句緊粘上節。不分層次。次言存養戒懼省察慎獨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末節。喜怒節已包在末節中和字內。故不複點。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性道只是此以去夫外誘之

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慎獨戒懼楊氏所謂一篇謂一書。之體要是也。是第一支。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皆是節解。○支節分章、支後皆大字單行、節下皆細字雙排、所謂章句也。

仲尼曰、此與三十章、皆曰仲尼。蓋言以明道。行以體道。而天下後世莫不信從矣。故兩舉之。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體也。即首章中字。無過不及、用也。即首章和字。而平常之理。庸字包上中字兩義。而字粘上申說。乃天命所當然。承前天命。精微之極致也。含下時字。惟君子爲能體之。上註中庸。此點君子。是斜跌法。小人反是。一句反包。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

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註君子字。未事而人品心術之正。而又。點而字。加又字。見是兩層意。能隨時以處中也。註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未事而隱微已私。而又無所忌憚也。以上是滚衍四句之氣。以下是申釋四句之蘊。蓋中先抑中字。無定體。隨時次抑時字。而在。是乃平常補入庸字。之理也。君子接入君子。知時中是行。却原於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未事已有君子之德。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亦拈知字。有此。中庸。則肆欲妄行。未事已有小人之心。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和具於心。中庸見於事。不偏倚中也。無過不及則和矣。故中庸中字已兼和字之義。此章變而言庸。此庸字只是申說中字。其對樂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章是起下章。故但言過不及。以伏下四種人不須言不偏不倚故惟中庸之德不曰道而曰德。此德字、伏下知仁勇。爲至。然亦人字即民所同得初無難事。反覩能字。但世教衰民不興行。補說鮮能之由故鮮能之。正與鮮能。今已久矣。點久

字。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不雜氣稟。中而已矣。無過不及。先正提兩個道字。知愚賢不肖總括四項人。之過不及。總括過不及。則生稟拘得天理。之異而失其中也。有過有不及。○上包一總註完節意。下文分解所以過不及處。倒繳不明不行。知者知之過。不明既以道中道為不足行不行愚者不及知不明又不知所以行不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倒繳賢者行之過。不行既以道為不足知不明不肖者不及行。不行

又不求所以知。不明。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徼倒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如飲食。人自不察。如鮮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徼到上節。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謂行由於明。起下章

舜之知。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逆提其斯以爲舜句總包章義以其不自用字伏用中而取諸人也籠問察隱揚上是總解此下分釋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補包深遠之言然於其言言字是線脈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隱惡光明揚善又如此隱揚則不徒問察矣故曰又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截住言字下轉執用兩端謂衆論承善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註兩端之義於善之中單承善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逆提中字入此句然後用之順押用字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知行並說。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偏注知字。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明是。而道之所以行也。由明故行。結出章脈。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秉其不知而取。對人禽獸字。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所謂承大知而言。期月匝一月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總註章意。言知禍而不知

避。上段是客。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下段是主。皆道不得爲知也。繳歸知字。知即明字意。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謂明由於行。起下章回之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謂兩手奉而持之也。之貌。擇善已見上章。故不復註。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拳拳字。而著之服字。心胸之間。膺字。言能守也。歸到仁字。顏子蓋眞知之。影明字。故能擇能守仁字側注。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是行而道之所以明也。由行故明。亦結出章旨。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均、仁辭、勇蹈、之事。中庸則知仁勇之德也。天下之至難也。反振。然皆倚於一偏。不中庸。故資之近是氣稟。而力能勉者是人功。皆足以能之反伏能字○此上三句客也、故總解以起末句主位。至於中庸。正接中庸。雖若易能。亦反振。然非義精知也。仁熟仁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合知仁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勇矣。不能及也。正解末句。三者難而易上三句、中庸易而難。末一句、此民之所以鮮能也。知仁而更益之以勇則能矣。繳上章鮮能起下章强字。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寬字）巽順（柔字）以（以字）誨（教字）人之不及也。（兼知行）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是無道）、直受之（襯報字）而不報也。（點不報）南方風俗（風俗）。

氣稟皆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氣稟皆不能自勝人欲之）

君子之道也。此君子、只是個好人。與末節君子字不同。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寢處之義。金、戈兵之屬、所以剌人。革、甲冑之屬、所以自衛。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亦不能自勝人欲之私、亦非中庸之勇。強者之事也。事、則無與於道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總挈。汝之所當強也。合點四強。下再分解。矯、強貌。總解四個矯字。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証明。倚、偏著也。上兩項句義自明。故不復解。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

塞未達窮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至死義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束到章脉。非有以自勝對兩勝人其人欲之私應上章註。挈勇字倒貫知仁。不能擇仍非知而守也。仍非仁君子繳君子之強。孰大於是此結章脉。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照前註子路好勇。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此結節義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索字隱僻隱字之理屬識故曰理。而過爲行字詭異怪字之行也。屬力故曰行。然以其足以欺世

而盜名。推述字之由。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有述句。此下束在上文、以起末句。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非中庸之知。行之過而不用其中。非中庸之仁。不當強而強者也。非中庸之勇。聖人以末節聖字替本節吾字。豈為之哉。不為隱怪、則必依乎中庸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下亦束住上二句、以起末句。此其知雖足以及之。有中庸之知。而行有不逮。亦無中庸之仁。當強而不強者也。亦非中庸之勇。已、止也。聖人亦以末節聖字替本節吾字。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不已半塗、則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首句反首節爲隱怪。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次句反次節已半塗。此下、亦束住上二句、以起末句。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成德之知。仁之至成德之仁。不賴勇而裕如者。成德之勇。正吾却以上二節吾字跌聖字。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有明慶曆以成弘撲講爲板實。近世、又以慶曆逆挈爲倒亂。此皆論迹不論意者也。此章朱註、上二節逆提聖字替吾字。末節倒納吾字跌聖字。則依中庸便是弗爲隱怪之吾字。不知不悔、便是弗已半塗之吾字。乃見此章、只是以夫子立知仁勇之極。非弗爲弗已单屬夫子。末節又另贊聖人也。逆伏倒插。理暢而意醒。則無取乎撲講呆詁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意者止此。蓋此篇謂此一書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指上十章。）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言以達德行達道。即此意也。）

以上是第一支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是體之用。）隱體之微也。（是用之體。但體無可見故下文单承費字。而隱在其中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

聲

君子之道承上節首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截括與知與能四句。遠而至於聖人。截括兩聖人字。天地。截括天地字。之所不能盡。統括不知不能及有憾。其大無外。莫載。其小無內。莫破。可謂費矣。通節一氣總疏。結出費字。莫之見也。帶補隱字。合咀此節註意。仍是個君子之道費而隱。不溢不欠。此上是總疏節意。此下是分解句義。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費之偏。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費之全。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包知能。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官問禮之類。官禮不知不足為聖人累。然官禮卻亦道之費也。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位不得施不博亦不足為聖人累。然位與施。亦費之

也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氣數偏而不正亦不足為天地累。然道之費却無或偏亦無不正也恐人說壞聖人天地。故婉轉分詁如此。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括過詩句。以下單註子思釋詩之意。○芧歸文、凡引証題、皆不多做原句、正是會得此竅。◎以明化育流行是氣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氣即有理。所謂費也。纖費字。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亦帶補隱字。故程子曰、此一節上一節排說費字之廣。此一節是指黙費字之活。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造端在夫婦居室之間。其至則察乎天地。聖人天地大小等項。則包攝及其字內。新安陳氏、逐項分結則板煞不得語氣矣。宜辨。

[illegible]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此爲第二支。其下八章。皆屬雜節解。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下面分章處、各纖出費隱。及大小字、是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不遠之由。註道字。固衆人逆提人字。之所能知能行者也。頂率字。影爲字。故常不遠於人。順跌不遠。若爲道者。此爲字、及下不足爲反務爲皆兼知行。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性外之事。則非所以爲

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謂釋詩之言。非詩言也。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伏彼此字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率性而能知能行者是也。初無彼此之別與兩柯異。○此上言註以人治人之理。此下還末二句之意。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止其治以道外無可治也。蓋責之以其人指所能知能行。

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上節爲字無病、病在遠人其故下三節皆以此句反繳。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兼能知能行。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分註忠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違背去也此處違字、則相去、非背去也。分註違字。道節其不遠人者是也。分註道字。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分註下二句。○下二句只是恕。而曰忠恕之事者、恕由忠出、程子所謂如形影是也。以己之心、忠、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恕、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此下合疏。違道不遠、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滚粘下二句。

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脉。總章。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三引張說義條三平。然前二節是以己及人。末一節是因人責己。固皆有個忠恕在。文有以此二字作主者。亦有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脉。領章。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截括四所求句。故反之以自責。截括四未能。而自修焉句。統括庸德以下七句。○上是總疏。以

下分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行謹皆着於字。德不足而勉焉、則行益力。較行字進一層。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較謹字進一層。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兩則字是與末句非更有進也。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言行字是線脈。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註先節義下繳章脈。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字所居之位、字而爲字行其所當爲、無慕字願乎其外之心也。行、以事言、願、以心言。兩其字、則事與心串說。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富貴四項、是分說素位而行、末句、則統串素位而行。自得者、得所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在上則下爲外、在下則上爲外、己則人爲外、上天下人、皆外也。陵、欺、援、攀、故曰不願

乎其外。○陵、援、求、怨尤。背、負、願、外、字、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首節兩其字、已是將說此句。雖分頁而中加以字、更串得有力。去以字則居易者或不俟命。俟命者或不居易矣。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下句帶說但詮字義。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正鵠皆鳥形。先詮正鵠字。子思引此上皆子思之言。惟此爲孔子之言。故加此字。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謂素位、不願外、居易俟命、只是汲汲求諸身而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上節不解、而此節但解字義。以意在下節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包次節、而贊之曰。入本節、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緊頂次節。則父母其安身安。樂心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詩有詩意子有子意。經子思令引來詩言子言。恰躍此行登兩自之意。古人文字盡精如此。若上兩節解破。則索然矣。此朱註繁簡明暗之竅妙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即下文功效。而造造則自。化化則無。之迹也。有皆露、無跡像。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即下文性情。愚謂以二氣言。對待說。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流行說。則至而伸者屈極爲神、反而歸者往極爲鬼。其實含誠一物而已。氣則有

物、爲德猶言性情、照上註則良能之靈是也。照白文則弗見弗聞是也。功效。照上註則功用之迹、是也。照白文則體物不遺是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弗見、與聲、弗然轉来聞、然句。物先提物字。之終始、莫非陰陽合、合則物從而始。散、散則物從而終。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點體字之面。上二句、是體字之義。而物所不能遺也。點不可遺。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貞者、事之幹。鬼神、亦物之幹。此節、言德之盛。下一節、則以祭祀之鬼神、證不可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言其活潑。充滿言其周遍。之意。能使扣使字貫下。人畏敬齊明盛服。奉承承祭祀、而發見昭著如此。洋洋三句、末節顯不可揜及如此字、已伏於此。只留誠字。此所謂字隱意露也。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微、出、章、厭、亦畫、賓主。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引此、以証祭祀之鬼神。非上二節陰陽之鬼神。然其體物不遺。驗於此矣。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此節章句、但註字義。蓋章意已結在上節。此節、只是洋洋如

祭祀之鬼神。此節爲屋漏之鬼神者。非。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先註誠字。下面起出倒應收結之旨。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仍領起誠字。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微不見不聞也。顯體物不遺也。不可揜如此。則洋洋節也。白文止一誠字。點破疑陣。註則先提誠字。以無餘句。語省而意醒。此立言之勢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皆身家上事。故曰小。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皆有天下者事。故曰大。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並舉之謂兼。墻攝之謂包。與第二十章相

對。此章、遙前三章、後三章、與問政章、皆繳費隱大小。所謂八章、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章句不厭諄復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夏時諸侯。陳胡公周時諸侯。之屬。包說此節德福分排。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此節、德福側串。○此二節下、便可結以末節、而下又驗之於物。證之於詩。以伏末節必宗之脉。此文法旁通曲暢處、可知下二節、斷不可呆詁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對下氣字言。篤厚也。栽植也。是氣至而滋息爲培。天之氣。與栽之

氣相生。氣反而遊散則覆材之氣不能與天之氣相資宜詩味註中實字氣字方有實據。此節見天之篤物且必因材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此節見天之祿周。且必因德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祿位名壽、俱包。○此章之意。只此一句盡之。舜是個影子。故天二節。又是舜的影子。自文自明。故章句皆不贅解。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三節分提其事。時講謂下二節為子述。誤矣。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見上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此句宜截斷說纘此積功累仁之緒卽不存天下其纘緒者自在也不可以有天下直連纘緒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成德句是綱然所以成德處在下文註故不定衍成德而下文以兩推字明禮制之事先以一推字明禮制之遠下。碎金合成整片。却只完得成文武之德一句也。追王蓋推三推字是成德之蘊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此段是不王其身而王其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此段是不王其號而王其祀此兩段皆以成文武孝親之德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包斯禮也三句。使葬用死者之爵截釋葬以大夫。葬以士祭用生者之祿截釋祭以大夫。祭以士。喪服二字包至末。自期以下諸侯絕補釋。大夫降。詳釋。而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上下同之。合釋達字一字。推己以及人也。此一段葬禮祭禮喪禮皆以成文武

厚下之德也上兩推字通
字此此一推字、及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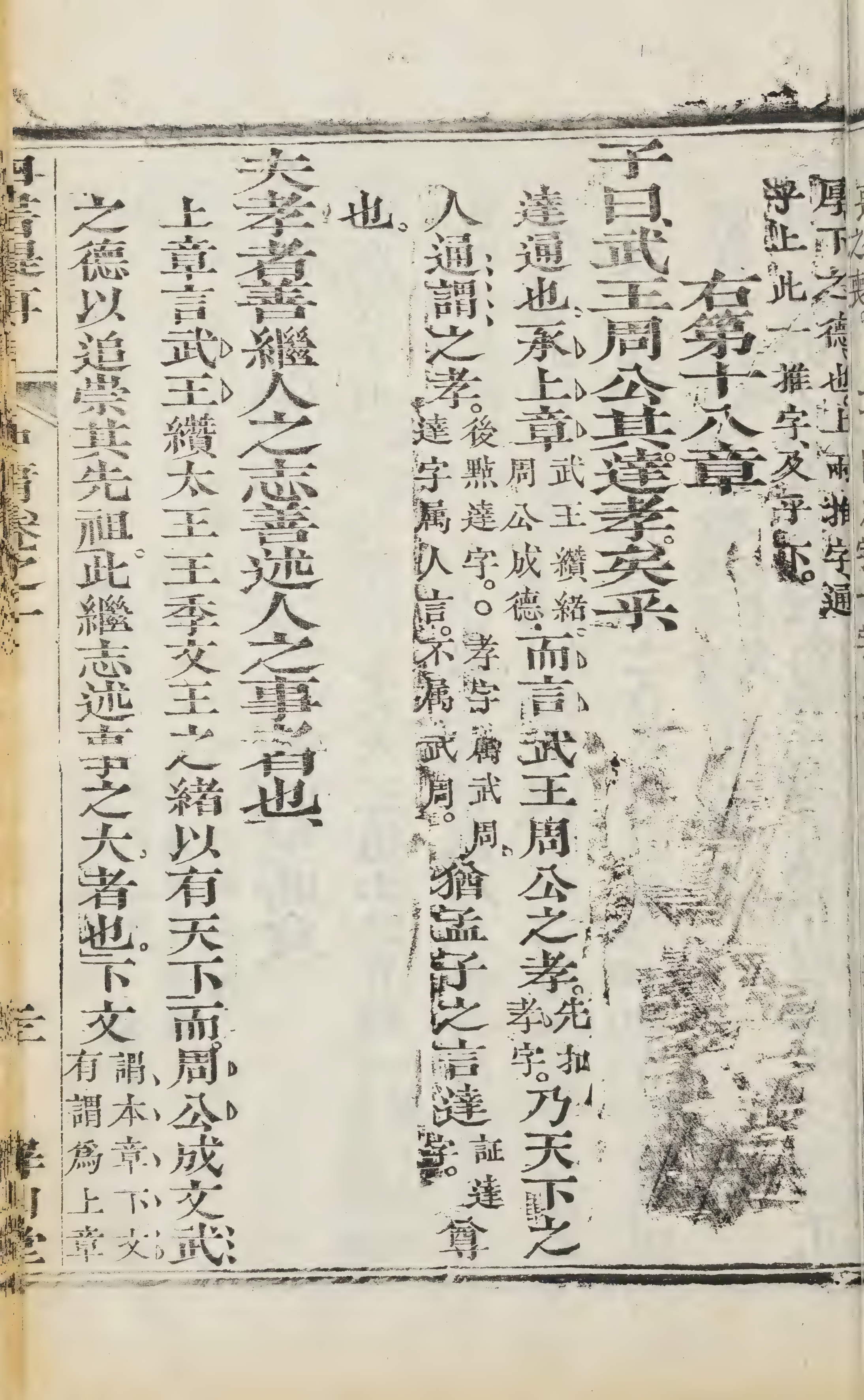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武王纘緒、周公成德、而言武王周公之孝。先加孝字。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後點達字。○孝字屬武周、達字屬人言、不屬武周。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証達尊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謂本章下文、有謂爲上章



下文況矣。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下文祖廟宗廟兩節、若祭祀之禮。適於上下者言之祖廟節是敬其所尊、通於上也。宗廟節是愛其所親。通於下也。有指下節廟制、言者、亦未妥。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是正註祖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陪說廟制。若以此作通於上下。則下文註宗器處、難以通矣。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此皆七廟中所陳者。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設字下落。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順時、時之物如春也。行羔豚膳膏香春之時食也。之類。餘三時各是也。別有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先說廟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廟制也。而子孫亦以爲序。亦以廟次爲序。以下註所以字。有事禮字於太廟謂祫祭。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祫祭太廟故咸在焉時祭止本廟之子孫在。而不失其倫焉。倫即序字。上節有春秋字時字則時祭也。此節有昭穆字註云有事於太廟則祫祭也。有謂此兩節爲一宗者不可從○此屬同姓。爵公侯外服卿大夫也。內服貴賤字已寓○此屬異姓。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諸事惟賢則職之。○此屬同異姓。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異姓。弟子下字兄弟同姓之子下字各兼同異姓。舉觶於其長。爲上字而衆相酬。旅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此屬同異姓。燕毛祭畢而燕此燕不於廟於寢。則以毛髮

之色別長幼。齒字爲坐次也。序字齒年數也。此屬同姓。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謂本節五其字皆指先王。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其所尊。子孫臣庶也。其所親。始死謂之死。喪時。既葬則曰反而亡焉。葬祭時。皆指先王也。即上面五其字意。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上二節是序時祭袷祭之事。此一節是申時祭袷祭之意。結完孝字。下是另說禮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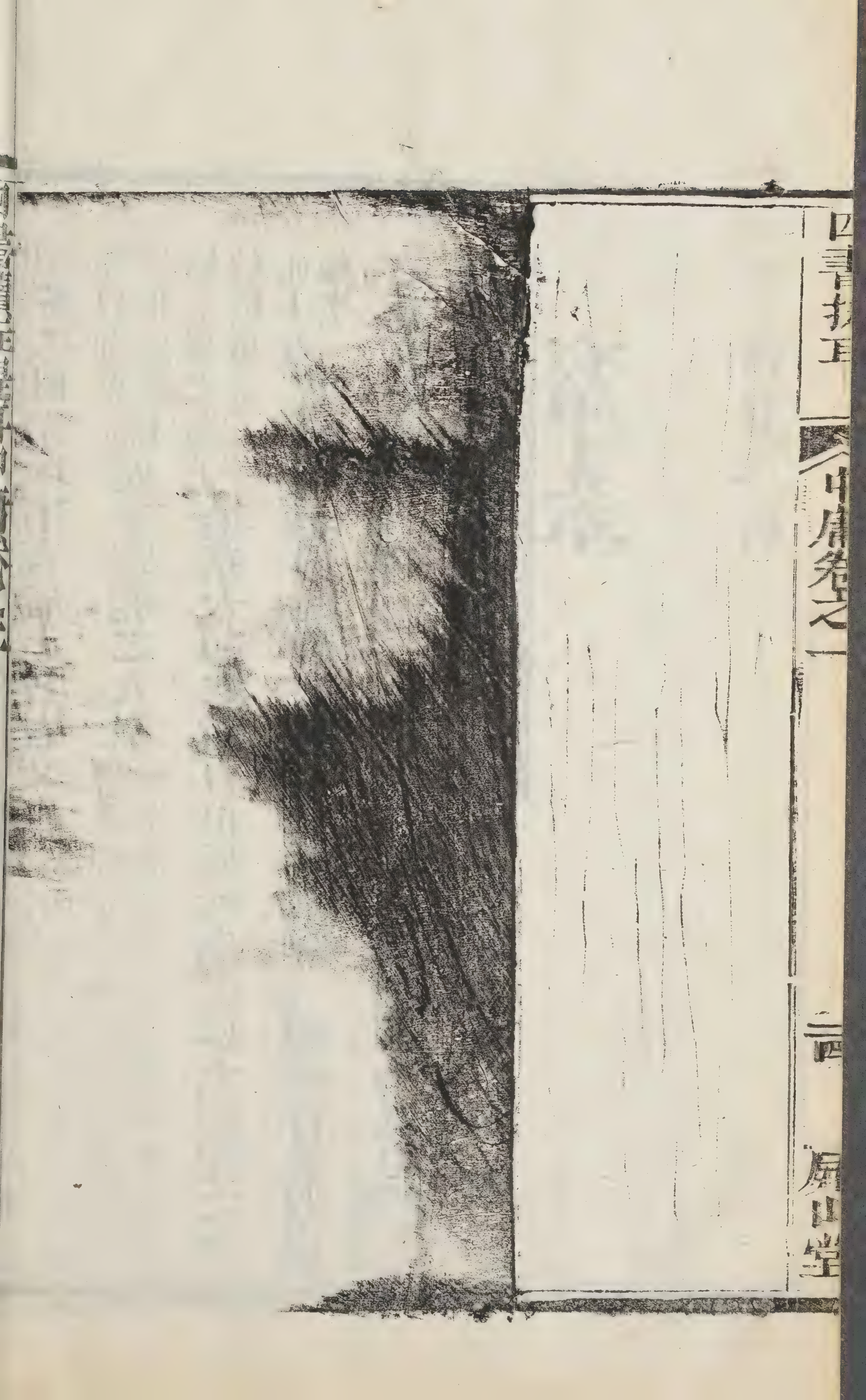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郊以事上帝、則社以事后王明矣註云省文、而時講謂以郊包、社、非註意、禘天子宗廟之大祭、禘嘗、即是宗廟之禮故註不空衍宗廟二句、却於解禘嘗內廻抱宗廟之禮。此約煩爲簡也。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此上註禘字。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此上註嘗字。禮必有義對舉之五文也。言禮而義在其中。言義而禮在其內。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illegible]

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提耳中庸卷之一終



四書讀詮提耳中庸卷之二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是魯哀愍之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大政所載。）策簡也、（小政所錄。）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此人字兼君臣。）則有是政矣（三是字即四其字。）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是主此人字、亦兼君臣。）立政猶（是實）以地種樹其成速矣（合然滾下政字、即在喻敏字。而意中。故不贅點。）蒲葦又（進一層。）易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帶入敏字。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謂承君與臣之人道。而此下、則專責之君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臣字單出。身指君身。轉側君字。道者天下之達道。卽下五者。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伏下節人也。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詮仁字、與上孟詮不忍人之心意同。蓋彼是以惻隱包三端。此則下文義禮皆善。而仁為之長也。仁母也。義禮子也。故以生字照下人字、以長字包下義禮。以上分詮字義。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從君側入臣。此下合詮節意。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四字包本節脩身二句、及下文二節。下節義節是仁其身。禮亦是仁其身也。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

舉矣舉。以圓章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人身之生理節上節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具此生理。是仁之體。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仁之用。叱引到上一個親字。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别事理事理原於生理。各有所宜也。上是分解人字宜字兩大字自見。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此是合註禮字言禮所自來。總之。皆。所以。仁。其。身。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註中四故字分纖白文一故字。身是上文所有。母也。故順、還不可不。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亦是上文所有、母也。故亦順、還不可不。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義、子也。從仁字生來。故旁斷曰又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故又當知天。禮亦子也。從仁與義生來。故亦旁斷曰又當。○上文言道理節節相生。此節論工夫層層做盡是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橫說古今竪說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生此身者子此身所生者有親君身所事者臣身所使者有義夫即身婦扶此身者有別長齒尊於此身者幼齒少於此身者有序朋友輔此身者有信是也以上分註五達道知所以知此也此字指達道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知仁不息便是勇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得乎天之理也此分註三達德一則誠預爲明點而已矣分註二字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以上合註兩所以行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之意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總該知行總歸達道以其分而言是順剖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下文好學節及博學之節有弗學節皆是承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是橫截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此扇不必纏攪此上是分叙三德行道所屬之分蓋人性雖無不善三德是性所同具而氣禀有不同者三項是氣禀各殊故聞道達道有蚤莫之知貼三知行道有難易之仁貼三行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貼兩項之勇此仍是照以其分而言呂氏曰此下合到中庸道論其首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上節是也及乎達德以行達道者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知之一成功一是成德之勇此三近則求以入德故爲勇之次也仍照以其分而言。以上總註通節之意。呂氏曰此下分註各句之義。愚者自是而不求。不好學則遠於知。自私者猶人欲而忘反。不力行則遠於仁。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不知恥則遠於勇此三句是反襯近字故好學非知仍反近字然足以破愚。故近知。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故近勇此六句、是正合近字。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天下國家只是個人、而人皆有身、三德通貫己身人身、故知則無不知、治則無不治也。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是結上文人存。起下文九經之端也、是起下文政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是體貼之體。子如父母之

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過客商賈）者也（上分詁）此列九經之目也（此總束下文呂註則串說）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重提修身）然必（串尊賢）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串親親）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串敬大臣）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串庶民百工）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串遠人諸侯）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目是平列序是側串然序中接入天下國家字亦穩而巧下三句與朱註義異）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總註節意。）道立謂道成於已（即五達道。）而可爲民表。（立字意。）所謂皇建（註立字。）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賢講明義理。）不眩謂不迷於事（大臣總攝庶務。）敬大臣則信（契其心。）（重其任權。）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與農通功。）易事（與農易事。）農（本也）末（百工也。）相資（工資農之粟布以制器、農資工之利器以生穀、則財恒足矣。）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仍兼賓、亦可。）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註懷字）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旣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總註節意，以下分註句義。○上三段及時使一段，齊明句前已註過，其餘白文自明，故皆不註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此註官盛任使字義　蓋大臣點明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點所以優之者如此。此註所以官盛任使全意　忠信重祿

謂待之誠（忠信）而養之厚（重祿此亦先註字義）蓋以身體之（點體字）而知其（指羣臣）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口餼（肉食）稟（穀食）稍食也（出物有漸之謂）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多也）下（少也）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令其不留難）以送之來則豐其委（少曰委多曰積）積（其不匱乏）以迎之朝謂諸侯（點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此上註朝聘）王制比年一小聘（使大夫）三年一大聘（使卿）五年一朝（諸侯自行此上註以時）厚往薄來謂燕賜厚（出自天子者）而納貢薄（獻自諸侯者）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預明一點）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道德以修身。結到一字。是人存在此誠也。九經以治人。亦結到下字。是政舉亦在此誠也。自此以下至末。皆是發明誠之之功。能誠則人存而政舉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以上分註字義　以下合註節意。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上兩言行此言立。立則行矣。下面擇善固執。則所以豫此誠也。○道德九經中每項皆有言事行道。如下文所推是也。總結言事四句。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總註節意 反諸身不誠。此節方露誠字故单從此註起 謂反求諸身而所存存於心。所發發於事。未能眞實而無妄也。 不明乎善。誠字總貫。善字零星。下文擇善固執及博學之二節。皆承此。善字 謂未能察於人心卽首章中和。天命天命則中和所由來。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下文學問思辨之弗措、所以擇善而明善也。篤行而弗措、所以固執而誠身也。誠明二字。是四節之母。故特詳註。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總註節脈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謂本身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謂此身由教而入、不安於拘蔽者。○此一層以理言。聖人倒扣聖人字。之德一身知仁勇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不須擇善勉不煩固執而從容中道一身知仁勇之德。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一身知仁勇之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倒映不思。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綴上節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倒映不勉。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綴上節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此一層以人言。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包學困。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包利勉。○擇善固執、是下三節之綱。故註特詳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謂學利以誠之者）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承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貼知德）篤行所以固執（承固執）而爲仁（貼仁德）利而行也此仍是以其分而言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此學字包學問思辨行五件）不爲則已（包註五有弗字）爲（包註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則必要其成（弗措字）故常百倍其功（己百百倍乎一也己千百倍乎十也皆言百倍其）

○此弗措、言其心。此千百、則言其功也。此困而知千百以擇善勉而行千百以固執者也。勇之事也。此、亦、以、其、分、而、言、也。蓋知之下成功下混成德之勇。三近、是其次之勇。此則困勉者、旣不及誠德之勇。又不若其、次之勇。而千百以擇善、而爲知。千百以固執、而爲仁。則全是勇之事矣。不必又攙等字。○分、以理言。等、以氣言。至說到困勉、雖兼分說。而氣處其偏。則等卽在其分之中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能此千百之道以擇善。則及其知之、一也。故明。强者。固執之效。能此千百之道以固執。則及其成功、一也。故强。明强。則三德皆誠。而達道九經。皆以此行之矣。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

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此篇謂中庸一書。

二支節、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至矣美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統註兩自字。但上自字、是指點其所由之徑。下自字、是實疏其所由之功。上自字輕念、下自字重讀。德無不實、是誠德、是統包說。而急粹。明無不照者、是明聖人之德、兼誠明、所性而有

者也。無所加損。故謂之性。天道也。承上章天道之脉。為下十二章言天道之母。先明乎善是明善、是覆、是說。而後能緩、、粘。實其善者。是誠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有所倣。效。故謂之敎。人道也。承上章人道之脉。為下十二章言人道之母。誠則此則宊、、意速。無不明矣。明則此則宊、、意緩。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此為第三支。自此以下十二章皆鍋節解。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以下分章處各註言天道、言人道、是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生安之德之實。先註至誠。天下莫能加也。倒押天下。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氣無所拘。故無人欲之私。欲無所蔽。而天命之在我者。貼其性。◎察之。◎不思而得。◎由之。◎不勉而中。巨細精麤無毫髮之不盡也。以上單註首二句。人物之性。合註人物之性。亦我之性。包入其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性同氣異便是天地之化育不齊處。能盡之者。合註兩盡字。謂知之無不明。本盡其性之察。之而處之無不當也。本盡其性之由之。以上合註盡人物四句。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參即古三字。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纔歸支處。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應支處。○後皆倣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包學利困勉。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謂誠。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愈顯其發見者。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顯已有光輝矣。明則發越之盛也。○形著明皆言誠之充於己。動者誠張誠字。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亦指物說。○動變化皆言誠之及於物。○以上分註句義。此下順記節意。蓋人之性。跟上章性字。無不同。便含得動變化。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反映其次。能擧其性之全體。反照曲字。而盡之。反照致字。其

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曲字）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此段

註註首句）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是有誠）而形著動變之功（謂功效令註四項）

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頓斷化字以粘承句）則其至誠之妙（是說德）亦不

異於聖人矣（方說人應上聖人滅去其次迹像）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

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

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伏禍福字兆萌即將至也蓋將與六句只是說個禍福將至所

謂可前知之理也。故註一氣滚點至必先二句。方轉入至誠之人來。須體會他制伏白文識力處。蓍所以筮。筮禍福也。龜所以卜。卜禍福也。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寓禍福也。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此是畧舉兆禍福兩事。故曰如、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總束將典七句。纖、歸、前知之理。起下先知之人。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者字是至誠之人。乃能有以察其幾焉。兩必先知。神謂鬼神。即前體物不遺之誠也。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是實理。物。包說人物。之所以自成。而字粘說。道者。道、即誠之。分。現於事。爲者。人專說人。之所當自行也。上自守現成。下自字形於。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

也上已註完本節此二句專就人說乃伏下節之脉非正解本節也盖下節只承誠不承道則所謂自道者不是人心能誠而道亦無不行矣提此二句方接得下文言誠不言道之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總說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分說誠者物之始。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分說誠者物之終此是東說誠者自成意故人單說人之心一有不實所謂誠以心言本也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務白文故字於不誠之上以而字粘君子於無物之下兩句只是一宗君子必以誠為貴也此是深一步包而道自道意盖人之心能無不實應誠以心言本也乃為有以自成照上自成含下成已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補足道字是誠心所推行者所謂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承上節註意。〕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又補是道〕字。亦行於彼矣。〔照上註行於在我。〕仁者體之存。〔誠於己、而理無不純。〕知者用之發。〔誠於物、而明無不照。〕是皆〔兼仁知之德。〕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合註性道兩句。〕既得於己。〔仁知、是人人公有之性道。故註補既已得一句。乃使時措之故字。有着落耳。〕則見於事者〔成己成物之事。〕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至、、誠自無閒斷。無息。○此句若無依據。恐易侵下面中外兩義也。然史氏謂此節故字。承盡性前知而言。蓋盡性章言天道之仁。前知章言天道之知。此章則言天道之勇耳。若以誠於仁知而無息其仁知言之。則有依據而亦不致侵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亦可兼仁知之勇說。但不可以浮句間其眉目。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總註節意。單承徵字說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即徵字。是也。存諸中者既久。承久字。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不單承徵字。而又承久者。此中、、外、、分、、界處。且為下節悠久字伏脉也。悠遠故其積也是所

徵之積。勿說向內。氵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是所徵之發。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久在內。悠遠在外。此言悠久、則兼內外而言。故上節註悠遠並承久字。本以悠遠致高厚。是上節次序而高厚又悠久也。是此節倒包。此言聖人與天地預點明。同用其及物之用同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其自具之體同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謂配地之博厚載物。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謂配天之高明覆物。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謂配天地之無疆成物。此言其體用皆出於自然也。此上六節。俱言至誠而擬之天地。此下三節。俱言天地而影射至誠。末節則合天人而結以至誠無息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總詁此下三節之意。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曰誠曰不息。則天地之道、仍是首節至誠無息之意。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承上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本節正義。仍是至誠所徵之盛

而已。而有下文生物之功。預透下文。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釋此一段。見下三段皆然。非積累之意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跟不貳。補不息。以致盛大四及

其句。而能生物（四段生物處。）之意（註完節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 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上分解 下總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聖德天道皆是個。至。誠。無。息中着亦字。則貫二為一天人一致矣。）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二義互看。○董思白讀曹洞語錄遂悟得行文賓主法。然此法儒門多有不必釋典也。此章至誠無息是頭。純亦不已是尾。中間前一扇說至誠主也。卻影入天地。後一段說天地實）

也。却反對至誠。末節引詩承天字、這個不已。承文字、這個德純。末句以一亦字。但兩為一。仍是個至誠無息。而已。賓主交融。却仍賓主釐然。釋門縱有此筆。無此理矣。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此句固不敢實詮。然莫若照故君子節籠之。蓋人各有心。而聖人之道。常處乎人心之所不能至。人各有知。而聖人之道。常居乎人知之所不盡及。故大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發育是氣。所以發育處、便是理。發育句、是橫說道之大。峻極句。是竪說道之大。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此節於大見太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貌。滿於內。有餘溢於外。之意禮儀經禮也。禮之綱。威儀曲禮也。禮之目。皆道所分見者。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此節於小見太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結此也。其人字便已起下德字。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待其人。正是俟其德也。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有外非至。有內亦非至。

凝聚也。聚則道不渙漫。成也。成則道無缺遺。○以此五節。只是下節引子。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此上分註字義。尊德性所以存心心、所以載道之本體。而極乎道體之大也。指洋洋節。道問學所以致知知、所以析道之散殊。而盡乎道體之細也。指優優節。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束在首句、立綱。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私意少蔽則德性失其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私欲少累則德性失其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溫故。○已知之德性、溫之而益濬其源。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已能之德性、敦之而愈立其本。此皆存心之屬也。束四句上截皆尊德性以存心所以凝道體之大而洋洋者在吾心矣。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盡精微。○理少差。則問學之功疎。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事小謬。則問學之有愼。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知新。○問學益辨其未析之理。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問學愈習其品節之安。此皆致知之屬也。東四句下截。皆道問學以致知。所以凝道體之涵而優優者。蓋非存心無以致知。下截必需上截以蓄其源。而存心者又不在乎知矣。可以不致知。上截又資下截以達其流。○此二句是圓是四而字一以字之義。故此五句大五句上五句截。小下截。相資首句。上一尾句。下四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與謂興起在位也。節言者。與下句客字對看。詩大雅烝民之篇。此節是德修道凝之效。以至德凝至道。動罔不臧。君子也。而聖人矣。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以末節又有子曰。則知中三節為子思之言。以中三節為子思之言。則知首末為子思兩引夫子之言也。故章句於三處分晝註出。○此節以夫子之言作案。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以情議其相接之禮貴賤以分議其相接之禮。相接之體

也。體者、體度也。度、品節。制、制度。文、書之點畫形名。清濁之聲。此一節、反說、不自用不自專不反古之理。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而子思已生。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則所謂當時、蓋貞定考王時也。軌、轍迹之度。以天子曾制之也。故今猶同軌。倫、次序之體。以天子曾議之也。故今猶同倫。文、則以天子曾考之也。故今猶同文。三者皆同、總束三同字。言天下一統也。倒繳天下不字。統於有位有德有時之天子。〇此一節、正說、不自用不自專不反古之驗。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禮樂字、包上禮度文。〇總扣。必聖人。是有其德。見愚不敢自用。扣上段。

在天子之位。是有其位。見賤不敢自專。抑下段。○自文兩段分說。鄭註則兩段合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以上分註字義以下總疏節意。三代之禮。總孝三禮字。○禮字亦包禮度文。此一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總孝一說字。兩學字。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是杞不足徵。殷禮雖存。是有宋存。又非當世之法。所謂古也。○此上卸去夏殷之禮。惟周禮。単入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貼今用之。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貼末句。○有位無德一段。是愚不敢自用。有德無位一段。是賤不敢自專。末引孔子之言。則生今不敢反古也。此義本朱子細註。有側重賤不自專者。雖切為下不倍。然恐涉牽強矣。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先註三重惟天子次註王天下得以行之。次註有宂○本身以下皆所以有之也。則國不異政。皆以此三重行政。家不殊俗。皆以此三重成俗。○此二句註寡過之實。而人指民不指三王。得寡過矣。點寡過之面。○此二句是通章之綱。上焉者三節言三重之所以有。動而世爲一節言民過之所以寡。末節引詩則言民過之寡必本於三重之有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非王天下者。如夏商之禮。禮度文之禮。雖善而皆不

可考。是無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亦非王天下者。如孔子雖善於禮。亦禮度文

禮。而不在尊位也。是不尊。無徵不尊。則民不信從可知。○此節是反說上焉下焉者之難有三重。下二節是

王。說王天下者能有三重。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見與上節上焉下焉者異也。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貼三重。本諸身有其德也。即上章所修之至德。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照下節信從。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陰陽之動靜。鬼神者造化之迹也。陰陽之功效。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一節、分排三重之有。在此六項。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天理、人理、皆本諸身之理。鬼神不能離天之理以爲氣。後聖不能離人之理以爲德。知天知人、皆是就於尊德性、道問學之中者也。○此一節、合推三重之有。在知天人之理。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下文言行而言。道兼下文法則而言。此句總也。下二句目也。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此一節、分排民過之寡。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如此有三重也。蚤有譽寡民過也。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則不有三重。即無以寡民過矣。此節是總結前節之意。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遠宗、註祖述之義。其道道字、註祖述之實。憲章者近守。近守、註憲章之義。其法法字、註憲章之實。律天時者法註律字、其自然之運。註天時、襲水土者註襲因守、其一定之理。註水土、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大德小德川流敦化。皆伏於此。○中庸書有實義在末節而前面虛引者。問強章、與素隱章、是也。有實義在中節而前引其端、後推其效者。大哉聖

人之道章、是也、有逐段層進者。天命謂性、哀公問政及衣錦章、是也。有立綱於前、而分疏於後者。素位而行、有三重章、是也。有實義盡於前節而下面俱係摹擬咏嘆者。此章及下二章是也。讀者謂中庸為理書。不辨章法。仍於後面喫力詁解。則板重膠固。失古人捺縱靈機矣。○四書無無不靈之語。朱註無不靈之字。此章與譬如行遠章。尤其易見者。熟玩當自得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言首節聖德之廣大。言首節聖德之流行。天地、四時、日月、一字不粘。並譬如字。隱藏不露。留在下節總一箇點。蓋下節乃是發明覆載行明之所以然耳。此處何須呆詮。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上節不露此却明找。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頂覆
載。四時日月節道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頂錯行代明。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以小德截包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以大德截
包並育並行。此上、滚註自交承遞之氣。此下、分註小德二句之理。小德者、全體藏大德。之分大德
者萬殊涵小德。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註川流字義。脉絡分明川字、而往
不息也。流字。○註川流句意。敦化者敦厚其化。註敦化字義。根本盛大敦字、而出
無窮也。化字。○註敦化句意。此言天地之道。對上節聖人之德。四時、日月、只是天地之道。以見
上文取譬之意也。至此方倒點譬如。則上節言聖人之德、而譬之天地。此則言天地之道而益見所以取譬
之意也。明暗相參。神味無窮。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此一段、包下四段。下四者、性也。人之所同。此生知之質、氣也。至聖所獨。有此異質、則下四德、毫無拘蔽矣。故註抽此段單解。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在下者、總無此質。故足以有臨。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性之德也。總解四段。此下、分解字義。

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實義盡此一節。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溥字而廣闊也。博字淵泉靜深淵字而有本也。泉字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承上五德充積於中溥博淵泉。而醒白文而字。以時發見於外也而時出之○自此以下。皆摹擬贊頌首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承上充積極其盛如天如淵而發見承上發見當其可也莫不敬信說。○皆進一層贊頌之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極言其聲名所施及者、莫不尊親也。配天言其德顧首節五句。聲名所及。皆之所及、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皆是須解。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上章小德二句、是言天地。此二章則言聖人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耳、故不曰承小德承大德。而但曰承上章而言小德言大德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是借用字經者理其緒而分之。是治絲之經。綸者比其

類而合之也。是治絲之綸。經下經字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已見達道註矣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不偏不倚是也。此上分詳字義。唯聖人之德即承節天德。極

誠無妄。首句一頭。中分三扇。末句一尾。此註首句。故於人倫先抑大經各盡其當然之實

分之以盡其當然之分。合之以盡其當然之情。而皆可以為天下點天下字。後世法所謂經

綸之也。倒押經綸字。此一扇。註經綸句。其於所性之全體。先抑大本。無一毫人欲之

偽以雜之。不雜人欲則渾然性矣。而天下點天下字。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倒押立字。此一扇。註立本句。其於三其於字。皆承極誠無妄來。即為能意也。天地之

化育。先抑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倒押知字。○天地之化育。誠而已矣。以至誠知化育即以誠契。誠也。豈待耳聞目見而後知哉。○此一扇。註知天地句。

此總收。皆至誠無妄顧首句。自然之功用入末句。夫豈有所倚著謂不倚思勉。於物而後能哉。繳還能字。○末句是一尾。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經與綸皆從懇至出。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性體渾然皆備。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化育是氣。所以化育是理。至誠之心。則理氣皆不是以域之。以知化而言也。先釋三句、上二字。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仁字是心之德。淵天是物之象。其淵其天、則至誠之心即淵即天。與其仁無異。故非特如之。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此固字包到者字。苟不字、則與孰能字相應。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自文辰說。鄭氏丕註。○實義已盡首節。次節是、據首節而言其心體之難窮。三節是、因次節而歎其推測之不易。皆贊美首節之辭。與上三章同格。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以本章合前章。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以前章合本章。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謂中庸一書。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過入下章復言人道。○以此是第三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承上入本章來。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節。指首而下文又推之包次節三節。以至其極也。包末三節。以上、總註章意。以下、單註本節。

詩國風衛碩人衛國風也。鄭之丰。鄭國風也。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上兩詩、皆無尚字。蓋櫽括取義耳。以上、註詩句。古之學者為己此下、註釋詩之、意。故其立心如此。包註惡文之著句。郝包、括、盡、溫、而、理、以、上。尚絅故闇然以闇然合尚絅。衣錦故有日章之實。以日章合衣錦。淡簡溫截三句上三字。絅之襲於外也。故闇然。不厭而文且理焉。截三句下四字。錦之美在中也。故日章。此上、白文是三層。詩句三

層。闇然句一層。淡而三句一層。其實三層、只是一層。蓋尚絅、即是闇然。闇然、即是淡簡溫也。衣錦、即是的章。日章、即是不厭而文理也。故註三層、想註總、是說。個。爲。己。之。心。耳。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小人句是帶說。註故補、釋於淡而三句之後。遠之近、見於彼者。謂人之是非。是由於此也。謂己之得失。風之自、著乎外者。謂身之得失。本乎內也。謂心之邪正。○此二句、是從表向裏知。微之顯、有諸內者。心之邪正。形諸外也。謂身之得失。○此一句、是由內、向外知。有爲己之心。跟上十句。總是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此三句、是審。幾。之。識。則知所謹。謂謹獨。而可入德矣。德字、是通章之主。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此一節衣錦十句、言爲己之心。知遠三句、言審幾之識。末句、則總承兩項說。○淡簡兩句、皆可以言行作柱。溫而理、則指容貌辭氣言。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謂知微之顯句。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潛伏卽隱微孔昭卽莫見莫顯。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此節是應首章愼獨以盡爲己之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古人門在東南隅故西北隅爲屋漏謂微光漏入也。承上文愼獨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合註下二句。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此節是應首章戒愼恐懼益密爲己之功。

○首章戒懼在前。慎獨在後。是由靜而動。此章慎獨在前。戒懼在後。是由動而靜。故曰益加密。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承動靜交盡其功來。而遂及其效。總註節意言進奏字而感格假字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補入德字無有言說無言字、而人自化之也。靡有爭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下二句、仍是詩意。上両註詩已包釋詩之意矣。故下二句但註字。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彼處是反說甚顯此引詩則實說不顯也。此句是末節之母。承上文上文言效此又進一層說。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詮兩句詩辭。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承上節線脈以入末句。篤厚也。篤恭言不顯詮篤字其敬也。詮恭字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伏下節至字淵微伏下節無聲臭自然之應。並無不怒賞之象威勸之遂矣。中庸之極功也。結全書之究。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全節皆正承此句

以其不大聲與色也。是子思引詩之意。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此孔子之言。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此三句、是補註子思以子言疑詩言之意。不若。進一層。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點詩句、則庶乎可以形容矣。旁觀而又自以為入子思毛猶有倫句。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字。是亦未盡其妙。此亦是補註子思駁詩之意。不若。又進一層。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點詩句。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點至矣。此上先點末三句、文氣此下申解末三句文意。蓋聲臭有氣無形先提聲臭。在物最為微妙。反觀而猶曰無之。倒點兩無字。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是贊語有此三

層。非不顯之德更有此三等也。○本章八引詩。前五詩每詩各具一意。末節三引詩。則總是贊不顯一意耳。而自文忽叙忽議語斷意連。朱註亦順解旁釋。筋脉貫注。朱子云。不用聖賢許多工夫。看聖賢的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然則後學看愚所註。非優游玩味。恐亦未能盡其意旨也。○此章如九級浮圖。進一層。又高一層。理則繭絲牛毛。文則曲折往復。故此章獨為一支節。蓋總一書原始要終言之。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首節)謹獨之事。(次節)推而言之。(三節)(四節)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五節)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末節)蓋舉一篇(謂一書)之要而約言之。(故獨為一支節)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提耳中庸卷之二終

